

■我的文学观



拉祜山上的茶花

□腊 维(拉祜族)

以挖掘,自信的提升不断激励着我,后来陆陆续续在《青年作家》《草原》《西藏文学》等刊物发表过诗歌。同年,我在《草原》上发表了一首短诗《病》:“散伙饭吃了七天/似乎有点消化不良/还有那么多日子要活啊/我们却都病了……”那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离别,我将内心深深的不舍用这样的文字记录了下来。这首诗是我表达现实生活的诗意的初次尝试,以“我把又一把/往里塞自己”还原了捶胸顿足的难言之痛——在我的家乡,有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就是“想你想得像口渴一样”。母亲读了我的这首诗,表示没有读懂,但看到“病”这个标题,她不无忧心地问:“最近睡得不好吗?”

我深知我的阅读底子相当薄弱,所以我经常购买书籍,买了很多不知何时才能读完的书。通过阅读,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知和体验。譬如阅读美国当代“归隐诗人”玛丽·奥利弗的诗选《在万物中醒来》时,我感受到自然诗歌的魅力,在诗行自由的跳转间,也摸索到自己的阅读方法,更加理解了现代诗的内涵。我在生病住院的日子里读王小妮的诗《梦见爸爸》,让我从病房的纯白色寻找到了一种诗意的感受,羸弱的心灵获得了一份平静且有力的支持。

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是我物质生活的坚强保障,也是使我保持良好创作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认为,没有积极乐观的心态,任何美妙的际遇都会黯然失色。2019年9月,我有幸获得了第一次参加鲁迅文学院青年高级研讨班进修学习的机会,在北京度过了3月有余的轻松时光。在北京,我领略过长城风光、参观了民族文化宫,心情逐渐变得明朗。与纳西族作家黄立康、藏族诗

人沙冒智化、傈僳族作家萨娜以及朝鲜族翻译家小窗一起共度的美好时光,是值得我珍藏一辈子的宝贵财富。

“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2021年,我还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不懂我的诗歌,他很珍惜我。以前我感叹不完整的命运选择了我,对衰老的恐惧不时攫住心头。我常常在深夜里默默流泪,与爱人沉默相拥。但我又感到我是幸运的,除了爱人,还有文字始终陪伴在身旁。业余时间,写作、读书成为我的爱好。夜幕降临,播放一段舒缓的旋律,泡上一杯普洱茶,我会翻开飘着油墨香气的书本,从字里行间感受着另一个世界的离合悲欢。随着音乐的起伏,有时写诗的灵感乍现,我便放下书本,拿起手机将心中汨汨流淌的诗意化作一个个清晰的文字,以自由的诗行记录下来,最后稍作修改,既是即兴之作,也是思绪酝酿的爆发。

有时写诗的过程中,我一度陷入自我的两极撕扯,仿佛“世界上有两个我,一个在文字里白马穿山慢慢行,一个在俗世里蝇营狗苟捡碎银”。在经历了打破的痛苦、重组的艰难,冲破思维的困境之后,诗可能自然而然地来了。

母亲至今用拉祜语称呼我雅米(拉祜语,“小姑娘”的意思),而我只能用汉语应答。记得小时候,母亲抱着我唱着歌谣“哈巴哈巴哈罗咩”(拉祜语,“月亮月亮快快来”的意思)。

“妈,这句是什么意思?”我问她。

她愣了一下,笑着摇头道:“说了你也记不住。”火塘的光在她皱纹里跳动,像我永远渡不过去的澜沧江。

腊维,本名张婕,1986年生于云南澜沧,拉祜族。鲁迅文学院第37届高研班学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民族文学》《青年作家》《西藏文学》《边疆文学》等杂志

我来自澜沧江畔一个叫作澜沧的小县城,澜沧县隶属于云南省普洱市,是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拉祜族人口约22万人。我的笔名“腊维”,在拉祜族语言里是“茶花”的意思。选择“腊维”作为笔名,是因为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像洁白的茶花一样,小心翼翼且郑重其事地装点高高的拉祜山,不起眼但淡雅可爱。

母亲曾说,拉祜人像江里的石头,被澜沧水磨圆了棱角,但骨缝里还卡着祖先的刀痕。以“腊维”作为笔名开始写作后,我常常自卑于自己不能用拉祜语创作,深感茫然而愧疚。但我会留心关注拉祜族的历史文化,尝试以自己的方式书写拉祜族的生活,希望有朝一日能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拉祜族、认识我的家乡澜沧。

2020年,我的第一组诗歌《风与石头》在《民族文学》上发表,对没有任何公开刊物发表经历的我来说,这无异于一针“强心剂”。兴奋之余,我开始相信三十而立的自己,仍有文学创作的潜可能

不同时间与空间交汇点的相遇

□苏 热(蒙古族)

对于一个青年写作者来说,谈论自己的文学观多少有些不成熟且不自知。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一个青年写作者不在自己的内心为文学观留下一个存放的地方,同样也是没有写作野心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观就像是哲人石,让文本点石成金。我诚惶诚恐,与其说是谈论文学观,不如说是写作观更为恰当。在此,我也只能简单地谈一下我对写作的理解。

我一直在进行小说的创作,除此之外,我也尝试创作诗歌和散文。抛开文体之间的互相滋养不谈,在进行探索性的创作时,我逐渐感受或者理解到小说的魅力所在——它的空、它的满、它的快、它的慢在不断刺激着我,如同永恒的问号,吸引我写出自己的答案。可惜我阅历太浅,始终不能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每次电脑熄屏,我一下子与黑漆漆的显示屏上映射的双眼对视,我总能心中一惊:我究竟想要什么?

这个想法日渐强烈。我搬进一个20平方米的出租屋,专心探索答案。我特意选了一个高楼层,每天不拉开窗帘,时序的嬗递在我这里失效,与外界的关系也日渐模糊。内蒙古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但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一天。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我感觉身体中有些东西被打开了,也有些东西被磨尖了。

我的写作一直和内蒙古相关,但我仍在寻找一种贴近她的方式。我出生在内蒙古西部的巴彦淖尔——一个位处边地的小城,在我小的时候,沙尘四处肆虐。近年来铺天盖地的沙尘已然少见,但漫天的“阴黄”已然成为我血肉的一部分,在身处异乡的每个明天时刻,我的脑海里总是响起此起彼伏的风声,将我一遍遍地吹回故乡。

我很多篇小说中使用“黄镇”一词。毫无疑问,这源自我对故乡在文学地理学层面上的思考和感受。但前几年在和一位河南朋友的聊天中偶然得知,河南的春天竟然也有沙尘暴。我突然意

识到所谓的文学地理学的局限,也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深入思考过“黄镇”——相比较具体的“黄镇”,它还拥有更为广阔的心理空间可能。在我的脑海中,“黄镇”开始快速蔓延、扩张、生长,里面形形色色的人冲我打着招呼,很多都是陌生面孔,我像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人手足无措,在四下警惕的打量中不断感叹自己的浅薄。

除却日渐扩充的空间意识,我在我的文本中还进行文学时间层面的探索。在我有限的理解中,行之有效的文本叙事时间同文学思潮或者说流派紧密相连,相比具体的地理空间的文学赋形,一个抽象的时间观念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灵活性在不同文本中生生不息。保罗·利科认为,时间以一种叙述的方式被表达出来才成为人类的时间。我觉得这句话对于写作者来说有三个要素值得注意: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所要叙述的事件,第三个就是在此作为叙述者的写作者。基于此,我尝试论述时间的三种类型。

首先是再现性时间,叙事时间和事件发展处于均衡状态。这一点在写实类的文本中较为突出,人物、环境都统一于客观时间的统摄下,强调规律,重视事件发生的逻辑。作家试图通过在文本里建立因果关系,表现出自己对于现实的理解。在此,时间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存在,叙事时间是以其绝对性、全观性隐含在文本之中,加之作者有意为之的内容自律,一些历史性的或者说科学性的文本特征也就随之而来。

其次是寓言性时间,叙事时间超越事件发展。这在魔幻、科幻等类型文学文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类文本往往重视讲述事件、人物、情绪、环境等元素也是为事件所服务,叙事时间在此处于一个悬置状态。在这类作品中,作家将现实的逻辑弱化为文本的逻辑,只为传达信息或理念而写作。

最后是主体性时间,叙事时间小于事件发



苏热,1997年生于内蒙古巴彦淖尔,蒙古族。作品见于《草原》《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青年作家》《青年文学》等杂志。曾获第九届青春文学奖

展。这又可以分为个体时间和群体时间两个维度。在个体时间的视阈中,相较于客观事件所发生的速率,人对于事件的感受和认知被拉长,传统事件的时间逻辑可以被颠覆,怀旧、创伤、向往等情感也随之产生。事件在主体的心理绵延中被赋予情感,也具有了“褶皱”的意味。

而在集体时间中,作家的处理方式就变得丰富起来,比如多条线索在结尾汇集,限制视角下的多维叙事或是视角的来回转换。对集体时间的有效处理,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是作为单位事件内个体生命经验的集合而出现,另一个便是指向了个体的局限与突破的可能。

卡尔维诺曾言:“世界先于人类存在,而且会在人类之后继续存在,人类只是世界所拥有的一次机会,用来组织一些关于其自身的信息。”写作固然有很多理性的、科学的、经验的部分,但感知的、灵性的、实验的内部特质不可或缺。在稍纵即逝的“存在”与电光石火的灵感“机会”中,我们该如何面对彼此、面对文学?我更喜欢用“相遇”一词予以应对,这个词代表可能,代表时间和空间交汇点上的理解,更代表日渐模糊的面庞下几个孤独灵魂的胆怯相认。

■编辑手记

拉萨的夏日历来多雨,今年尤其如此,空气中居然弥漫起了湿润的气息,像极了我成长的小城林芝。那里更湿润些,尼洋河从城边悠悠淌过,向雅鲁藏布江奔流而去。

或许人成长、生活的地方,天气、河流、气味和温度,都在悄悄塑造着生命的底色。于我而言,林芝的温润雨水、尼洋河的流淌,早把对沉静与湿润的亲近轻轻织进了心底。于是,当我感受到《西藏文学》编辑部那份沉静的氛围时,一种近乎本能的契合感便悄然滋生。

起初我对《西藏文学》这本刊物所承载的分量一无所知,而且总觉得在这个信息洪流裹挟一切的时代,人们早就不会再静下心来阅读纸质读物了。因此,最开始我的工作不过就是按部就班地做着审稿、校稿,没什么特别的。和其他工作的区别,好像只在于我格外偏爱部门的沉静氛围,也希望借这份工作逼自己专注阅读。

转折发生在编辑2024年第2期时。之前我经手的稿件大多中规中矩,直到看到嘎松央西的那篇小说《逃离》,我才看到了不一样的面貌。它文字凝练,结构精巧,故事内核带着股张力,读起来让我耳目一新,瞬间照亮了我有些倦怠的视野。需要我修改的地方很少,这反而让我能纯粹沉浸在一个好的故事带来的愉悦中。后来,她又陆续投来《天梯》《褶皱》等作品,风格迥异,才令我叹服。

在毛泽东文学院培训期间,我见到了嘎松央西,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她身上那种旺盛的创作力,还有近乎苛刻的认真,再次让我惊叹。学习间隙,她总把刚写好的稿子发给我,真诚地征求我的意见。令我感动的是,她总是认真倾听着我的建议甚至爽快采纳。这种建立在文本之上的信任与互动,让我真切体会到编辑工作超越技术层面的魅力——那是和创作者一起打磨作品的快乐。

沉浸在这种文字雕琢的默契中后不久,另一种更深沉、更厚重的力量开始叩击我的内心。

次仁罗布老师是我们敬重的前辈,从未厉声指责过我们这些年轻人,令我动容的,是他那双湿漉漉的、透着十足真诚与些许悲悯的眼睛。他就那样望着我,一字一句地告诉我,《西藏文学》对无数怀抱藏区的文学爱好者而言,是窗口,亦是家园,意义深远。看着次仁罗布老师用数十年心血浇灌出的作者队伍,“真诚”与“职责”这两个词的重量,如此真切地落在我肩头。这份沉甸甸的嘱托,像一粒种子,深深埋进了我的心里。

一位拉萨青年导演朋友,常跟我谈起她小时候痴迷阅读《西藏文学》的事。更令我惊讶的是,她的父亲居然在1990年代就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过诗作。我从尘封的旧刊中找出那一期,泛黄的纸页上,那些诗句的先锋气质和生命力量,过了30年依然鲜活锐利。

常听人说起《西藏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是群星璀璨的岁月:扎西达娃、马原、色波等人那些石破天惊的作品在《西藏文学》集结,不仅照亮了高原文坛,更凭借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锋芒,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了深深的“西藏烙印”。时代洪流奔涌不息,信息传播的媒介早已天翻地覆,但我们编辑部所有人心中那份重振荣光的渴望并未熄灭。我们深知只有立足当下,汲取优秀期刊的办刊经验,还要扎根脚下这片土地,用好独特的在地经验,才能在新的语境下,走出一条属于《西藏文学》的再生之路。

2025年的《色拉鸟孜的雪怪——青年作者专刊》与《世界的另一半——女性主义专刊》两本专刊,凝结了我们很多心血。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成品时,我们那份沉甸甸的喜悦难以言表。近期整理旧刊时,我发现“青年作者”专号与女性主题,前辈们早就深耕多年了,这仿佛是一声温和的回响。可是如何在先辈的基石上发出时代的新声?这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编辑要思考的。

课题。

编辑《世界的另一半——女性主义专刊》时,小说《一个女人的荣耀时刻》深深触动了我。我与作者德典白姆相识10年,此前我从未读过她的文字。我追随着故事中那个坚韧女性的脚步,经历她的挣扎、她的沉默、她的爆发,内心涌动着奇异而强烈的感情共鸣。我们曾反复讨论标题,德典白姆想换一个更具故事性、更富地域色彩的名字,可反复琢磨后,我总觉得最初的《一个女人的荣耀时刻》最贴切。它平实、朴素,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直指故事的核心——那平凡生命中迸发出的、不容忽视的女性光辉。

除了充满锐气的年轻人,我还接触到了不少让人敬重的老年作者。他们大多不太会使用电子设备,与数字世界保持着温和的距离。其中一位谭清文老先生,每一次用微信回复我的消息时,都郑重其事地像在写正式书信。

目睹这份敬意后,反观自身,照见了我的某种缺失。虽说生于此长于斯,但我对西藏的许多文化细节时常感到一种“熟悉的陌生”。这提醒着我,作为这片土地上文学刊物的编辑,只处理文字表面是远远不够的,更要潜入滋养文字的文化河流深处。

西藏在远方的很多人眼里常被蒙上神秘色彩。作为编辑,我常收到许多带有刻板印象的稿件,里面堆砌着如雪山、哈达等符号化的意象,仿佛凭借几个标签就能拼凑出西藏的形象与灵魂。这种浮于表面的书写方式是一种投机取巧,往往困住了真实的呼吸和心跳。打破刻板印象,引导作者去发现、书写藏在日常生活里的真实生命,也是我们作为编辑的重要责任。

纯文学期刊的读者或许在变少,但文字的力量从未减弱。对于写作者而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庄严的“对抗遗忘”的方式。洛桑更才曾对我说:“我从来没奢求通过诗歌实现某种社会价值,因为我觉得诗歌是一种很个人化的表达,是我自己的体验或是对周围人的观察记录,可能我的这几本诗歌出版几年后就会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至少我记录了、见证了、参与了。”这番话让我豁然开朗。是的,文学的意义或许首先就在于这种个体的、诚实的“在场”与“铭记”。它提醒我们关注“附近”,珍视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命痕迹与情感涟漪。或许我们都应该努力把当下的知觉翻译成文字,不要放弃表达。正是无数这样的个体书写,最终汇成一条奔流不息的文化长河。

《西藏文学》的编辑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锚点,让我这个总想着“逃离”的漂泊者,在文字的深港里找到停泊的意义,滋生出扎根的勇气。它赋予我一种踏实的价值感——在喧嚣时代,守护一片安静耕耘文字的园地。

人类在故事中寻找共鸣与慰藉,只要这份对文字的敬畏、对真实的追寻、对“身边”的关怀不灭,只要我们还愿意在雨水中低下头,细细辨认那些从土壤深处萌发的绿意,那么,相信这片高原上的文学薪火,将会不断迎来它新的、充满生机的日子。

(作者系《西藏文学》编辑)

广告

《长江文艺》2025年第8期目录

聚光灯 中国当代作家档案

逆流而上的大山(小说) | 西 元

致敬风浪里的青春 | 西 元

革命传统的再造与自我认同的辩证(评论) | 崔庆雷

特 稿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挂在山顶的人家 | 李春雷

小说坊 火中遗物 | 王文鹏

明亮的部分 | 鬼 金

半塘影 | 光 盘

微型宇宙 | 杨 沁

江畔记 劲柏歌吹手札(二题) | 雷平阳

茶道行 被时光“包裹”的小镇 | 李 眇

艺文志 一个人,两个人,以及一群人 | 黄显宁

诗空间 大洋之洲(9首) | 邵 芒

略高于海浪声(9首) | 邹胜念

笔记本 且去眉州怀古 | 杨献平

新现场 新时代文学: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世界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海洋叙事 | 申霞艳

翠柳街 军营里的思想者 | 郑 莉



征集书稿

海心同行/辉煌共进/图

书选题策划/文案设计制

作/代理出版/推介宣传

南通海心文化艺术服务

有限公司与全国诸多品牌出版社合作,代理承接编撰出版业务,优质书稿每册有出版补助费用,书稿20万字内(内容涵盖文学、教育、科技、医学、社科及其它文艺学等专业门类),周期短,出版快,书稿出版社审核通过,签订代理出版协议。本公司长期征集书稿,保证一册图书一份CIP数据,版权页可以在国内最有权威出版数据中心查询,愿意合作者请与本公司办公室联系。包容乃大的海心团队,将用无微不至的细心为各位专家、学者服务。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区掘中路28号海心文化公

司办公室,

联系人:欧阳文楠,联系电话:13813732486(微信同号)

光的赞歌 残雪(中篇小说)..... 海 飞

刺客李列传(短篇小说)..... 王 昆

风雨天目山(非虚构)..... 周立文

中篇小说 铁路苍茫..... 向 庸

又一次别离..... 卢一萍

不能逃离..... 旧海棠

短篇小说 目的地..... 孙孟媛

上青云..... 许 玲

新浪潮 羊背上(中篇小说)..... 张 沂